

高校肩负文化传承和创新不能只盯着就业率

教育时评

李焦明

在网络上流传着“10大失宠大学专业”的高考填报志愿季,清华大学逆流而动,成立就业率不被看好的科学史系,引发媒体关注和网友热议。

一个时期以来,就业率成了高校办学的“GDP”和考生填报志愿的“指挥棒”。一些高校不顾自身办学条件,盲目跟风,“随波逐流”,迷恋就业率。哪个专业就业率高,办哪个专业;哪个专业就

业率低,砍哪个专业。考生填报志愿也是如此,争抢填报就业率高、有“钱景”的热门专业,冷门专业无人问津,使得热门专业更“热”,冷门专业更“冷”。结果,热门专业办多了,供过于求,就业率下滑,“冷落”成了冷门专业,冷门专业办少了,供不应求,就业率攀升,再次走俏,重新“得宠”成了热门专业。高校专业建设如果如此跟风“砍砍办办”,频繁调整,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高校办学、专业建设既不能忽视就业率,也不能被就业率牵着鼻子走,要量力而行,考虑自身条件,坚持既定的办学理念,保持办学定力。对

于具有办学优势就业暂时走低的专业,可适当缩减招生计划或列为副修专业,同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发展培养储备人才,形成人才梯队,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将其“棒杀”,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于办学优势明显、就业率高的热门专业,可量力而行,适当扩大招生规模,做大做强;对于炙手可热、但缺乏师资和实验实训设备等办学条件的专业,不能“眼红”,一哄而上。

高等教育不是岗前培训,不能目光短浅,浮躁功利,被就业率迷住了双眼。要不忘初心,遵循教

育规律,关注学生成长,眼光长远,面向未来,引领未来,勇于超前,敢于担当。高校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是文化的堡垒,承担着文化传承和创新,引领社会、服务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和使命。不能单纯靠就业率决定专业生死,让基础学科受削弱,民族文化无人传承。

“科学史作为一个综合大学的有机环境来考虑,把科学史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清华大学不在就业率上打转转,成立科学史系,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夯实素质教育,为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提高就业质量,开了个好头,值得点赞。

图说新闻

放假前上堂“安全课”



7月5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李钊庄镇刘宗铺小学,医生为学生现场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方法。放假前,丰润区组织各校开展防溺水、交通、食物中毒、火灾和雨季自然灾害等安全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逃生能力。 朱大勇摄

为什么要在当下创办科学史系

——专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

将新闻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姜靖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了! 6月30日,很多人的朋友圈被这条消息刷屏。这一天,中国科技史大咖云集清华,一起见证中国科技史上这一重要的时刻。 前来捧场的除了科技史界大咖,还有众多

知名科学家,95岁的诺奖得主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科学史有别于科普、传记文学,有助于我们严肃地反思科学自身的历史,从而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什么是科学’。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成立,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史学科的专业化发展。”杨振宁还幽默地表示,“希望能参加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

一个系的成立,缘何受到如此重视?

设科学史本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学科,研究科学的历史由来,发掘科学发展的思想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一个大学拥有科学史学科,可以使通识教育独具特色,进一步增强学校的人文精神。”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为创办科学史重要性背书。

然而,纵观全国,科技史这一如此重要的学科却只有9个博士点,17个硕士点,没有一个高校开设科技史本科专业。“虽说有了科技史这个研究方向就可以做事了,但寄人篱下与独立门户感觉完全不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吐槽说,“科学史虽然已经是一级学科,理论上与数学、物理、哲学属于同一级别,但并不享受一级学科的待遇。”

而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都设有关于“科学史”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本科计划。在美国,虽然只有10个科学史系,但却有大约60个

高校招科学史的本科。

在吴国盛看来,设置科学史本科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中国大学体制长期以来过度的分科化发展,文理兼通、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一直缺乏制度层面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促进学科交叉与综合、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势已定,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学科交叉或通识教育大部分仍然停留在文科或理科院系的内部交叉或贯通,文理交叉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够。

“专科治史就给人一种印象,本科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正如萨顿所说,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学科,它生来就是为了弥补两种文化之分裂的,是为通识教育而生的。科学史不能为高校的通识教育作贡献,那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也不能吸引优秀的本科生来投身这个学术领域。”吴国盛说。为此,清华科学史系要在国内率先发展科学史本科教育。

这是一个文理交叉平台

吴国盛说,清华科学史系将主攻两大阵地:西方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如果只是从今天看到的现成的科学成就和技术产品来理解西方科学,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没有看到源头,舍本而逐末了。”吴国盛说,“将通过十年甚至数十年努力,培养一批研究西方科学史的专家。例如,牛顿专家就是对牛顿的著作烂熟于心,并且能够紧跟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也

是他们的研究重点。“这在当前的中国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也是社会需求最多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两个方向在学科建制上恰恰都没有地位,在国务院学科目录中都没有。”据吴国盛透露,清华正在筹建科学博物馆,将采取剑桥模式,科学史系和科学博物馆将会连体运作,一并管理。

此外,他们将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列入清华科学史系的发展方向之一,希望为未来国家层面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的学科重组提供一个尝试和示范。

毕业后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

不得不承认,兴趣固然重要,但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抱功利之心的不在少数,学了科学史到底能干什么?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可以找到工作吗?面对质疑,吴国盛借用了一下哈佛大学科学史的本科招生广告回答说:“Everything!(一切事情)。”科学史本科计划所接受的训练几乎不排斥任何未来职业,因为事实证明,毕业生们在医学、法律、新闻、政府、商业、金融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都很成功。”

吴国盛分析说,他们之所以越来越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正是因为他们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文理两方面的综合训练。他们不仅拥有较强的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且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拥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在某一特殊学科上拥有专业技能,而且往往能够通过

文理综合的独特视角,理解和把握事件和政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然而,他山之石,会不会在我国遭遇“水土不服”?吴国盛说:“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主要是跟目前科技史学科的专科治史现状有关。如果我们的科学史本科计划一开始就是典型的通识教育模式,那毕业生的就业出路是非常广阔的。更不要说,假如清华率先开办本科的话,光是国内外读研就供不应求。”

刘华杰则认为,单纯用就业来反向控制招生,是教育主管部门失职、缺乏判断力的表现。就业是相当复杂的事情,职业也是不断变化的,根本就不存在百年、几十年不变的职业。他反问说:“马云毕业于开网站的系吗?大量出版家、编辑记者都毕业于‘对口’的系吗?各国总统毕业于总统系吗?”

我国科技史学科该再建制了

“二阶学科,或者说是二次学科。”7月7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著名科学史家吴国盛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定位“科学史”这一相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年轻很多的学科。

这样的学科定位就决定了其发展依赖于其母学科——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状况。在19世纪科学史学科兴起之初,初创者们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从某种哲学反思的立场出发界定和规定科学史学科,直到20世纪中期,新一代专职的科学史家才对本学科独立自主性特别敏感。

在吴国盛看来,我国科学史学科发展也是如此。从竺可桢、钱临照他们开始,我国科学史研究一开始都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是专史,数学家搞数学史,物理学家搞物理学史;往往是释格史,即从现代的科学眼光去整理历史;往往服务于理科教育的目标,使理科教学更生动有趣。

在西方,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开始逐

渐走出“科学家的科学史”,而转变为“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萨顿一开始就强调要搞科学通史,要关注科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到了上世纪40年代,第一代科学史博士毕业获得了大学教职,真正开始了科学史的建制化。与之相比,中国科学史在独立建制方面整整晚了半个世纪。中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有大批的科学史科班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然而,由于我国科学史学位属于理学学位,因此,拿了科学史博士学位也还有可能仍然做的是“科学家的科学史”。

吴国盛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科学史学科亟须一个再建制的过程。这个再建制包括编史动机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变为全面理解科学、创造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队伍从中科院为重心逐步向高校转变,研究内容由中国古代科技史为主,转变为面向西方科技史等多个方面。这其中,在高校大力发展科技史学科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在高校建立科学史系这样的教学研究机构,就属于这个大的趋势。



“现在明白‘知识改变命运’不是空话”

——海南省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侧记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我怎么继续念书?当时,家里有四个人要上学。”回忆当年,已经成家立业的海南姑娘王世姑依然露出了无奈的神情。她眸光低垂,“我考上了琼台师范,那是我一直以来想去的学校。”但初中毕业的王世姑还是选择了“牺牲”。她放弃了继续求学,外出打工。 此时,她的人生轨迹和大部分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重合。2009年,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曾做过一次调研,发现60%左右的农村贫困家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送初中毕业后的女孩继续上学。这些女孩,有的出外打工,因没有技能傍身,工资微薄;有的留在农村,早婚、早育现象普遍。

“农村家庭致富兴旺,女性起着很大作用。”在近日教育部组织的“迎接十九大,教育看变化”采访团座谈会上,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校长张毅说。2009年,学校联合省妇联开始面向全省贫困家庭女孩招生,创办扶贫巾帼励志班,探索职教扶贫励志模式。王世姑就是第一批学员。 那时,她已经在外飘来荡去了六年,渴望着—

份能坐办公室的工作。“打工的时候,领工资都要去财务部,特别羡慕他们。”王世姑回了学校,从零开始学习财会专业。

不用交一分钱,每月还有300元补助。她的命运,从那一年起,摆脱了贫困的阴霾。 现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教学楼上,还挂着横幅——“当年贫困失学女孩,今日职场绚丽绽放”。

围绕海南产业发展规划和海南建设旅游岛的战略任务,学校开展契合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比如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美发与形象设计,也围绕热带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及相关的上、中、下游产业,将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所需人才作为培养对象,比如农产品保鲜与加工、西餐和中餐烹饪等。

总之,就是要做到精准招生、精准培养、精准资助、精准就业创业、精准培训。如今,“想读书找政府,想致富找职教”这句话,已经在海南农村地区广为流传。

但是,就在十年之前,海南省的职业教育还举步维艰。

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邢孔政感慨,当年,海南省大力发展职教,是为了将那些初中毕业没上高中的孩子拉回学校,也是为了给本省培养实用型、技术型人才。“那时候,海南年财政收入刚过100亿,

刚开始投入职业教育时,每年要拿出八九个亿,那真的是不容易。”邢孔政回忆。

“学生不足、校舍不足、教学设备不足、资金不足,教师对未来没有信心,这就是十年前的海南省职业教育。”张毅坦言,那是最艰难的时候。

和2012年相比,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的在校人数是当年的四倍,学校建筑面积是当年的五倍。“4913。”对现在在校生人数,张毅可以脱口而出,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学校的发展是海南职业教育发展的缩影。”

10年来,海南省对职业教育的累计总投入达到220亿元。现有招生的中等职业院校65所,高职院校12所。中职年招生5.2万人,在校生12.3万人;高职教育年招生2.8万人,在校生7.8万人。中职校舍建筑面积228万平方米,中职生均实训设备总值5475元;高职校舍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11988元。

为鼓励更多贫困地区学生就读职业学校,海南省在2013年对中等职业院校在校生全面免除了学费,又从2014年起实施人才培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推动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培养。

其中,推进精准扶贫,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

百人画家乡 携手创文明



7月5日,孩子们在文明墙上描绘美丽家乡。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和织里镇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志愿者们带着孩子们共100多人,拿起画笔在大港路文明墙上描绘美丽家乡织里镇的人文风景。

近两个月来,织里镇全面启动环境综合整治,以垃圾、违建、餐饮、交通、占道经营为整治重点,开展全覆盖综合整治。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保存抗战记忆 捍卫历史尊严



在博物馆展厅的新四军抗战老兵手印墙前,吴先斌(左)对南京师范大学学生寻访抗战老兵“勋章计划”项目负责人杨永昌同学进行寻访指导。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杭州:模拟联合国青少年峰会



7月6日,代表各个国家的模拟“大使们”在各自分组的委员会会议厅参加会议。当日,杭州市下城区第二届MMUN模拟联合国青少年峰会在长江实验学校内举行,近200名中小學生参加了活动。他们“化身”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外交人员,参与到时事热点、国际合作、国际法、全球化和多边外交等话题的讨论与学习中。

MMUN模拟联合国青少年峰会项目创立于2006年,是专为中小學生设立的国际青少年模拟联合国示范项目。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